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文集●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基督山伯爵

[法] 亚历山大・大仲马





Study English

With Eminent Priter

Trang People & Bublishing Ho

【英汉对照全译本】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文集●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基督山伯爵

法】亚历山大・大仲马





H319.4/1640

44



22962103

西藏人民出版社 Xiz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法)大仲马(Duman, A.)著;薛东译.-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4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文集 . 法国卷) ISBN 7 - 223 - 01307 - 9

Ⅰ.基… Ⅱ.①大…②薛… Ⅲ.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Ⅳ.1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236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文集(法国卷) ——基督山伯爵(上、中、下)

责任编辑 李海平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 版 西藏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拉萨市林廓北路 20号 邮编:850000

电 话 (0891)6824215

印 刷 廊坊京华万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880×1230 毫米)

字 数 7600 千字

印 数 5000

印 张 278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23-01307-9/I·310

定 价 530.00元

惠斯拉家被人亡,自己在黑字中关了十四年。在城中,他从难友法里亚 神甫获知了基督山宝藏的密括言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了一个知识规 博、无所不能的奇人。终于他逃出监牢。找到了宝藏、摇身一变成为家

的未婚妻、并成为中将和议员、维尔福则晋升为巴黎首席检察官。而唐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小说家亚历山大·大仲马的代表作,小说于一 八四五年秋开始在《辨论报》上连载,曾轰动了整个巴黎。

资万贯的基督山伯爵。自此,他回来了巴黎上流社会进行复仇。他在展

在这里、我们要先谈一谈作者大仲马、大仲马、一八〇二年七月二 十四日生于法国北部的维莱一科特雷镇。他的父亲曾是李破仑手下的陆 军少将, 然而父亲的早逝, 使他不得不独立谋生, 因此, 他在幼年、少 年时代始终生活在穷困之中。迁居巴黎后, 大仲马用了五个星期写出了 第一个剧本《克里斯蒂娜》,得到内行人的好评,之后,他所写的反王政 倾向的浪漫戏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的公演,第一次使他在文坛上获 得声誉。1848年革命之后,大仲马参加了政治活动,但这时他已放弃了 共和主义的激进派的立场。五十年代, 大仲马曾访问俄国。大仲马创作 最活跃的时期是在29十年代,《三剑客》及其续集、《基督山伯爵》都是 在这个时代问世的。大仲马依据大量的历史材料,运用了生动而丰富的_1 想象力,在他的小说中生气勃勃。十分引人入胜地再现了各历史时期的 生活方式、服装、风尚和历史人物的性格。大仲马的这些小说还缺乏深 刻的历史分析和心理分析, 他并未着力揭示社会和历史现象的本质。 所 以在文学史上不能得到更高的地位。但作为十九世纪最多产而且最受欢 迎的作家之一,大仲马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据统计,他的戏剧有九十 部, 小说一百五十部。

现在, 我们再来看一下作品。《基督山伯爵》全书共四卷, 一百一十 七章,近一百多万言。大仲马在巴黎譬署退休的档案保管员的回忆录中, 发现了一个案情记录,讲的是拿破仑专政时代一个年轻鞋匠皮科的报仇 故事,于是大仲马根据这个素材,构思了一个复仇故事的轮廓。

故事发生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 主人公唐泰斯足一个年青有为的水 手,即将升为船长。他的同事唐格拉尔嫉妒他,写了一封告密信诬陷他 是拿破仑党人,而这封信则由唐泰斯的情敌,其未婚妻的表兄弗尔南投 入了信筒。于是在举行婚礼仪式时,唐泰斯被宪兵抓走。代理检察官维 尔福为了严守父亲的秘密,维护自身的利益,昧着良心给无辜的唐泰斯 定了罪, 把他关进了阴森的伊夫保地牢, 此后, 冤案的三个制造者飞黄 腾达,唐格拉尔成为伯爵,众议员和金融界的巨头,弗尔南娶了唐泰斯

的未婚妻, 并成为中将和议员, 维尔福则晋升为巴黎首席检察官, 而唐 泰斯却家破人亡,自己在黑牢中关了十四年。在狱中,他从难友法里亚 神甫获知了基督山宝藏的密秘, 并在法里亚的帮助下, 成了一个知识渊 博、无所不能的奇人。终于他逃出监牢,找到了宝藏,摇身一变成为家 资万贯的基督山伯爵。自此,他回来了巴黎上流社会进行复仇。他在报 上披露了弗尔南的罪恶历史, 使其自杀身亡, 在投机事业中打击唐格拉 尔, 使他破产, 他引诱维尔福夫人犯罪, 唆使其私生子杀人, 使维尔福 发疯。唐泰斯大仇已报,扬帆远航,永远离开了巴黎。

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传奇色彩,一个个线索纷繁的故事就像一座迷 宫,七十多个人物在其中活动,而这一切被安排得复杂而不乱,环环相 车时代始终生活在实图之中。迁居巴黎后,大种马用了五个星期写出中

《基督山伯爵》差别世以来,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人们对这个故 事信以为真, 有趣的是, 从此以后厄尔巴岛附近的基督山成了游览胜地。

得意然。1848年革命之后:大种马参加了政治活动。但逐时他已放弃了 共和主义的放进派的立场。五十年代、大律马营访问被国。大仰马创作 最活跃的时期是在29十年代。《三剑客》及其续集、《基督山伯爵》都是

在这个时代问世的。大倬马依据大童的历史材料,适用了生动而丰富的 2 想象力,在他的小说中生气勃勃。十分引入入胜地再现了各历史时期的 生活方式、服装、观尚和历史人物的性格。大种岛的这些小说还缺乏深

刻前历史分析和心理分析、饱并未着力揭示社会和历史现象的本质。所

以花文学女上不能得到更高的地位。但作为十九世纪最多产而且最受欢 迎的作家之一,大仲马的功绩是不能採养的。据统计、他的戏剧有九十 部、小说一百五十部。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作品。《基督山伯爵》全书共四卷,一百一十

七章,近一百多万言。大仲马在巴黎攀著退休的档案保管员的回忆录中, 发现了一个蒙情记录、讲的是拿戏仑专政时代一个课轻鞋匠皮料的报仇

故事、于是大仲马根据这个素材、构思了一个复仇故事的轮廓。 故事发生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主人公唐泰斯及一个年青有为的水

平、即将升为船长。他的同事意格拉尔妓炉他。写了一封告密信诬陷他 是拿破合党人,而这封信则由唐泰斯的情故,其未婚李州夷兄弟尔南极

依据为了严守父亲的秘密、维护自身的利益。珠菱良心给无辜的唐泰斯 定了罪,把他关进了阴森的伊夫保地牢、此后。冤案的三个制造法飞黄

禧达、唐格拉尔成为伯爵,众议员和金融界的巨头。南尔南娶了唐泰斯

目 录

440

Chapter30.

Chapter32 c.

Chapter33

COE		e Grandmis
Chapterl	第一章	
Chapter2	第二章·····	38-04-812
Chapter3	第三章	22
Chapter4	第四章	
Chapter5	第五章	44
Chapter6	第六章 ·····	63
Chapter7	第七章	
Chapter8	第八章 ·····	
Chapter9	第九章 ·····	106
Chapter10	[10] [11] [12] [13] [13] [13] [14] [14] [14]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Chapter11		
Chapter12		
Chapter13	第十三章	144
Chapter14		
Chapter15		
Chapter16		
Chapter17		
Chapter 18		
Chapter 19	하지 않는데 이 사람들이 가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되었다. 그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는데 하	
Chapter20		
Chapter21	第二十一章	266
Chapter22	2 第二十二章	280
Chapter23	H. B.	
Chapter24		
Chapter25		
Chapter26		
Chapter27	사용 사용 교육 경기 전 경기 가득하다면 다른 경기가 있다면 하는 것이 되었다면 하는 것이 되었다면 하는 것이 없는 것이 없는 것이 없는 것이 없다면 하는 것이 없다면 하는 것이다.	
Chapter28	3 第二十八章	357

	Chapter29	第二十九章	
	Chapter30	第三十章	
	Chapter31	第三十一章	
	Chapter32	第三十二章	
	Chapter33	7-1-	440
	Chapter34	第三十四章 ·····	
	Chapter35	第三十五章	476
	Chapter36	第三十六章	509
	Chapter37	第三十七章	527
	Chapter38	第三十八章	551
	Chapter39	第三十九章	571
	Chapter40	第四十章	581
	Chapter41	第四十一章	590
	Chapter42	第四十二章 ·····	620
	Chapter43	第四十三章 ·····	637
	Chapter44	第四十四章	643
2	Chapter45	第四十五章	
	Chapter46	第四十六章	
	Chapter47	第四十七章	700
	Chapter48	第四十八章	717
	Chapter49	第四十九章	
	Chapter 50	第五十章	
	Chapter51	第五十一章	758
	Chapter52	第五十二章	
	Chapter53	第五十三章	
	Chapter54	第五十四章	
	Chapter55	第五十五章	
	Chapter56	第五十六章	850
	Chapter57	No	864
	Chapter58	第五十八章	
	Chapter59	第五十九章	
	Chapter60	第六十章	
	Chapter61	第六十一章 ·····	918
	Chanter62	笠六十一音	

10

D

Chapter63	第六十三章941	
Chapter64	第六十四章	
Chapter65	第六十五章	
Chapter66	第六十六章	
Chapter67	第六十七章	
Chapter68	第六十八章	
Chapter69	第六十九章 1015	
Chapter 70	第七十章	
Chapter71	第七十一章 1036	
Chapter72	第七十二章	
Chapter 73	第七十三章	
Chapter74	第七十四章 1065	
Chapter75	第七十五章	
Chapter76	第七十六章	
Chapter77	第七十七章	
Chapter78	第七十八章	
Chapter79	第七十九章	3
Chapter80	第八十章	
Chapter81	第八十一章	
Chapter82	第八十二章	
Chapter83	第八十三章	
Chapter84	第八十四章 1256	
Chapter85	第八十五章 1264	
Chapter86	第八十六章1272	
Chapter87	第八十七章1284	
Chapter88	第八十八章1301	
Chapter89	第八十九章1309	
Chapter90	第九十章1321	
Chapter91	第九十一章1331	
Chapter92	第九十二章1346	
Chapter93	第九十三章 1355	
Chapter94	第九十四章	
Chapter95	第九十五章 1376	
Chapter96	第九十六音	

	Chapter 97	第九十七章 ·	ainamananan	ana dia dia dia dia dia dia dia dia dia di	1403
	Chapter98	第九十八章 "			1416
	Chapter99	第九十九章 ·	.,		1423
	Chapter100	第一〇〇章	imminimi		1438
	Chapter101	第一〇一章			1450
	Chapter102	第一〇二章		·····································	1459
	Chapter 103	第一〇三章			1466
	Chapter 104	第一〇四章	•		1473
	Chapter 105	第一〇五章			1485
	Chapter 106	第一〇六章			1497
	Chapter 107	第一〇七章			1514
	Chapter 108	第一〇八章			1533
	Chapter109	第一〇九章			1543
	Chapter110	第一一〇章			
	Chapter 111	第一一一章			1567
	Chapter112	第一一二章			1577
4	Chapter113	第一一三章			1583
	Chapter114	第一一四章			1596
	Chapter115	第一一五章	·		1609
	Chapter116	第一一六章			1617
	Chapter117	第一一七章			1624
	1256			章因十八章	Chapter84
	1264			第八十五章	Chapter 85
	CTCT			第八十六章	Chapter86

The arrival at Marseilles

On the 24th of February, 18i0, the lookout at Notre-Dame de la Garde signalled the three master, the Pharaon from Smyrna, Trieste, and Naples.

As usual, a pilot put off immediately, and rounding the Chateau d'If, got on board the vessel between Cape Morgion and Rion island.

Immediately, and according to custom, the ramparts of Fort Saint-Jean were covered with spectators; it is always an event at Marseilles for a ship to come into port, especially when this ship, like the Pharaon, has been built, rigged, and laden at the old Phocee docks, and belongs to an owner of the city.

The ship drew on and had safely passed the strait, which some volcanic shock has made between the Calasareigne and Jaros islands; had doubled Pomegue, and approached the harbor under topsails, jib, and spanker, but so slowly and sedately that the idlers, with that instinct which is the forerunner of evil, asked one another what misfortune could have happened on board. However, those experienced in navigation saw plainly that if any accident had occurred, it was not to the vessel herself, for she bore down with all the evidence of being skilfully handled, the anchor acockbill, the jib-boom guys already eased off, and standing by the side of the pilot, who was steering the Pharaoh towards the narrow entrance of the inner port, was a young man, who, with activity and vigilant eye, watched every motion of the ship, and repeated each direction of the pilot.

The vague disquietude which prevailed

船抵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前 哨圣母塔上的了望员发出信号,示意 法老号三桅船到了;它从士麦那出发, 经过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而来。

如同往常一样,一个海岸领港员立即跳上小船,从港口出发,擦过伊夫堡,在莫尔季翁海角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三桅船。

也同往常一样,圣让要塞的平台 上立即聚满了看热闹的人,因为在马 赛,一艘大船抵港总是一件大事,尤其 是像法老号这样一条在弗凯亚人的古 城的造船厂建造和装备的船,船主又 是本地人。

这时, 法老号已顺利地越过卡拉 萨雷涅岛和雅罗斯岛之间由某次火山 爆发形成的海峡, 并且绕过了波梅格 岛,继续向前行驶。它借助三张主桅 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 渐渐 驶近,不过速度缓慢,显得无精打采的 样子, 以致看热闹的人们本能地预感 到有某种不幸的事情, 纷纷打听船上 会发生什么意外。不过,海上行家一眼 便能看出, 假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不测 事故,也决不是海船本身出了故障;因 为从各方面来看,大船被操纵得稳稳 当当,并无任何偏差:大锚正准备抛 下,了斜桅的支索已经脱钩;领港员正 把法老号引向马赛港的狭窄通道。站 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年轻人, 目光炯炯 有神,动作敏捷,他密切注视着船的每 一个运行动作, 重复着领港员的每 个指令。

人群里隐隐约约弥漫着一种不安

di abre

不好神

among the spectators had so much affected one of the crowd that he did not await the arrival of the vessel in harbor, but jumping into a small skiff, desired to be pulled alongside the Pharaon, which he reached as she rounded into La Reserve basin.

When the young man on board saw this person approach, he left his station by the pilot, and, hat in hand, leaned over the ship's bulwarks.

He was a fine, tall, slim young fellow of eighteen or twenty, with black eyes, and hair as dark as a raven's wing; and his whole appearance bespoke that calmness and resolution peculiar to men accustomed from their cradle to contend with danger.

"Ah, is it you, Dantes?" cried the man in the skiff. "What's the matter? and why have you such an air of sadness aboard?"

"A great misfortune, M. Morrel," replied 2 the young man, "a great misfortune, for me especially! Off Civita Vecchia we lost our brave Captain Leclere."

"And the cargo?" inquired the owner, eagerly.

"Is all safe, M. Morrel; and I think you will be satisfied on that head. But poor Captain Leclere-"

"what happened to him?" asked the owner, with an air of considerable resignation. "what happened to the worthy captain?"

"He died."

"Fell into the sea?"

"No, sir, he died of brain-fever in dreadful agony.' Then turning to the crew, he said, "Bear a hand there, to take in sail!"

All hands obeyed, and at once the eight or ten seamen who composed the crew, sprang to their respective stations at the spanker brails and outhaul, topsail sheets and halyards, the jib 情绪, 站在圣让了望台上的一位观者 尤为焦虑, 他不等海船进港, 便跳上 -只小艇,下令向法老号划去,在雷 瑟夫湾的对面靠上了大船。

年轻水手看见这个人来到, 便离 开了领港员身旁的岗位, 脱下帽子, 拿 在手里,走上前去倚在船舷上。

On the 24th of February, 18i0, the lo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 样子,身材颀长而强键,长着一对漂亮 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 他身上 具有一种沉静而坚毅的气质, 这是从 小就习惯于同风险搏斗的人所特有的。

"啊!是您,唐泰斯!"小艇上的 人大声说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 您的船上显得那么死气沉沉?

"真是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 年轻人答道,"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 在船驶到奇维塔韦基亚附近时,我们 失去了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

"那么货物呢?"船主急忙问道。

"货物完好无损, 平安抵港, 莫雷 尔先生,我想这方面您会满意的,不过 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出了什么事?"船主问道,神 情明显轻松多了,"嗯,这位好心的船 长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

"不是的, 先生; 他得脑膜炎死 了, 临终时痛苦极了。"说完, 他转身 面向手下的人。"嗨!"他说道,"各就 各位,准备抛锚!

船员马上照他的吩咐行动起来。 霎时间,船上总共八到十名水手迅速 分散,有的去船的下后角帆索处,有的 去转桁帆索处,有的去吊索处,有的去

downhaul, and the topsail clewlines and buntlines.

The young sailor gave a look to see that his orders were promptly and accurately obeyed, and then turned again to the owner.

"And how did this misfortune occur?" inquired the latter, resuming the interrupted conversation.

"Alas, sir, in the most unexpected manner. After a long talk with the harbor-master, Captain Leclere left Naples greatly disturbed in mind. In twenty-four hours he was attacked by a fever, and died three days afterwards. We performed the usual burial service, and he is at his rest, sewn up in his hammock with a thirty-six pound shot at his head and his heels, off El Giglio island. We bring to his widow his sword and cross of honor. It was worth while, truly," added the young man with a melancholy smile, "to make war against the English for ten years, and to die in his bed at last, like everybody else."

"Why, you see, Edmond," replied the owner, who appeared more comforted at every moment, "we are all mortal, and the old must make way for the young. If not, why, there would be no promotion, and since you assure me that the cargo—"

"Is all safe and sound, M.Morrel, take my word for it; and I advise you not to take 25, 000 francs for the profits of the voyage."

Then, as they were just passing the Round Tower, the young man shouted: "Stand by there to lower the topsails and jib; brail up the spanker!"

The order was executed as promptly as it would have been on board a man-of-war.

"Let go-and clue up!"

At this last command all the sails were lowered, and the vesseel moved almost imperceptibly onwards.

三角帆帆索处, 还有的去主桅帆索处。

年轻的海员不很经意地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看见大伙都已开始干活,命令正在执行,便又转回到那人身边。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船主又提起那个被年轻船员中断了的 话题,继续问道。

"天啊, 先生, 完全出乎意料!勒克莱尔船长与那不勒斯港的总管交谈了好久, 离开时情绪非常激动; 二十四小时后, 他开始发高烧, 三天后就死了……"我们按惯例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 把他平放在一张吊床上, 端端正正地裹好, 在他的头、脚处各系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 在埃尔季利奥岛附近把他海葬了。我们带回了他的十字荣誉勋章和他的剑, 准备交给他的遗孀。他这一生也值得了,"年轻人露出一丝苦笑说道,"他在英国打了十年仗, 最后还能和大家一样躺在床上离开人世。"

"噢!有什么办法呢,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愈来愈宽慰了,"人总有一死,年老的人总得让位给年轻的人,否则,就没有升迁的机会了,既然您向我保证货物……"

"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我向您 担保。这次航行,我想您可以预计赚进 两万五千法郎以上。"

这时,年轻船员见船已经驶过圆 塔,便大声喊道:"准备收主桅帆、三 角帆和后桅帆!"

如同在战舰上一般,他的命令迅速被执行了。

"全船下帆,收帆!"

were 在他最后一道命令下达后,所有 mper-的帆都降落下来,海船只是凭借自身 的冲力在滑行,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前

"Now, if you will come on board, M. Morrel," said Dantes, observing the owner's impatience, "here is your supercargo, M. Danglars, coming out of his cabin, who will furnish you with every particular. As for me, I must look after the anchoring, and dress the ship in mourning."

The owner did not wait for a second invitation. He seized a rope which Dantes flung to him, and with an activity that would have done credit to a sailor, climbed up the side of the ship, while the young man, going to his task, left the conversation to Danglars, who now came towards the owner. He was a man of twentyfive or twenty-six years of age, of unprepossessing countenance, obsequious to his superiors, insolent to his subordinates; and this, in addition to his position as responsible agent on board, which is always obnoxious to the sailors, made him as much disliked by the crew as Edmond Dantes was beloved by them.

"Well, M. Morrel." said Danglars, "you have heard of the misfortune that has befallen us?"

"Yes-yes: poor Captain Leclere! Me was a brave and an honest man."

"And a first-rate seaman, one who had seen long and honorable service, as became a man charg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a house so important as that of Morrel & Son," replied Danglars.

"But," replied the owner, glancing after Dantes, who was watching the anchoring of his vessel, "it seems to me that a sailor needs not be so old as you say, Danglars, to understand his business, for our friend Edmond seems to understand it thoroughly, and not to require instruction from any one."

"Yes," said Danglars, darting at Edmond a

downhaul, and the topsail cle 了地

"现在,莫雷尔先生,您想上来就 请吧," 唐泰斯看见船主有些不耐烦, 便说道,"那位是您的会计员唐格拉尔 先生, 他从船舱走出来了, 您想问什 么,他都能回答您。我么,我得照应抛

船主二话没说, 就势抓住唐泰斯 扔给他的绳索, 以海员引以自豪的灵 巧动作, 爬上钉在海船弓形侧舷上的 梯级。这时、唐泰斯回到大副的位置 上, 让他刚才提到的名叫唐格拉尔的 人跟船主交谈; 唐格拉尔已经走出船 舱, 径直向船主走去。新来的人约莫二 十五六岁, 脸色阴沉沉的, 对上司卑躬 屈膝,对下属粗暴无礼。因此,本来他 作为会计员就让水手们厌恶, 现在更 加引起大家对他的普遍不满, 而与他 相反, 爱德蒙·唐泰斯却受到众人的爱 in his bed at last, like everybody else, in

"您好, 莫雷尔先生," 唐格拉尔 说,"您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是 moment. "We are all mortal: and "incim

"是啊,是啊,可怜的勒克莱尔船 长! 他可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人哪! "

"更是一位优秀的海员,与大海 和蓝天为伴度过了一生, 让他负责维 护像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重要的公司 的利益是很合适的。"唐格拉尔答 道。

"不过,"船主边看着正在指 挥下锚的唐泰斯,边说道,"我觉得要 懂行也不必如您说的非得那么老的船 员, 唐格拉尔, 您看我们的朋友唐泰 斯, 我以为他干得也挺出色, 无须向任 何人请教。" mamman teal eidt 1A

"嗯,"唐格拉尔答道,他向唐泰

look gleaming with hate. "Yes, he is young, and youth is invariably self-confident. Scarcely was the captain's breath out of his body when he assumed the command without conslting any one, and he caused us to lose a day and a half at the Island of Elba, instead of making for Marseilles direct."

"As to taking command of the vessel," replied Morrel, "that was his duty as captain's mate; as to losing a day and a half off the Island of Elba, he was wrong, unless the vessel needed repairs."

"The vessel was in as good condition as I am, and as, I hope you are, M. Morrel, and this day and a half was lost from pure whim, for the pleasure of going ashore, and nothing else."

"Dantes," said the shipowner, turning towards the young man, "come this way!"

"In a moment, sir," answered Dantes, "and I'm with you." Then calling to the crew, he said:

"Let go!"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由讲来

The anchor was instantly dropped, and the chain ran rattling through the port-hole. Dentes continued at his post in spit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pilot, until this manoeuvre was completed, and then he added, "Half-mast the colors, and square the yards!"

"You see," said Danglars, "he fancies himself captain already, upon my word."

"And so, in fact, he is," said the owner.

"Except your signature and your partner's, M. Morrel."

"And why should he not have this?" asked the owner; "he 'is young, it is true, but he seems to me a thorough seaman, and of full experience."

A cloud passed over Danglars' brow.

大声说道,"他是波利卡尔·莫雷尔、我

斯斜眼瞟了一下,闪现出仇恨的目光, "是啊,他年轻,年轻人毫无顾忌。船 长刚死,他也不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 就揽下了指挥权;在厄尔巴岛,他多逗 留了一天半,而没有直接返回马赛。"

"I wished to inquire why you stor

"作为大副,接替船上的指挥,是他的职责,"船主说道,"至于在厄尔巴岛浪费了一天半时间,那是他的错,除非这条船出了什么毛病需要修理。"

"Then did you see him. Edmond?"

"这条船像我的身体一样棒,也如我希望的,像您的身体一样棒,莫雷尔先生;这一天半之所以被浪费,纯属他恣意任性的缘故,他只是想到岸上去玩玩罢了。"

"唐泰斯,"船主转过脸对年轻人 说,"请到这里来。"

"对不起,先生,"唐泰斯说道, "我一会儿就来。"接着,他对全体水手 说:

"下锚!

铁锚即刻落下,铁链哗啦啦地向下滑。虽说有领港员在场,唐泰斯仍然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项操作完成为止。这时,他又吩咐道:"把信号旗降到旗杆半中央,再把公司旗降下一半致哀;把横桁交叉放好!"

"您看,"唐格拉尔说,"他已经自 以为是船长了,我敢肯定。"

"事实上他已经是了,"船主说。 "是啊,就少您和您的合伙人签 字认可了,莫雷尔先生。"

"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留在这个位子上呢?"船主说,"他还年轻,这我很清楚,可是我觉得他做事尽心尽力,航海经验也相当丰富。"

 Danglars retreated a step or two.

"I wished to inquire why you stopped at the Island of Elba?"

"I do not know, sir; it was to fulfil the last instructions of Captain Leclere, who, when dying, gave me a packet for Marshal Bertrand."

"Then did you see him, Edmond?"

"Who?"

"The marshal."

"Yes"

Morrel looked around him, and then, drawing Dantes on one side, he said suddenly-"And how is the emperor?"

"Very well, as far as I could judge from the 6 sight of him."

"You saw the emperor, then?"

"He entered the marshal's apartment while I was there."

"And you spoke to him?"

"Why, it was he who spoke to me, sir," said Dantes, with a smile.

"And what did he say to you?"

"Asked me questions about the vessel, the time she left Marseilles, the course she had taken, and what was her cargo. believe, if she had not been laden, and I had been her master, he would have bought her. But I told him I was only mate, and that she belonged to the firm of Morrel & Son. 'Ah, yes, ' he said, 'I know them. The Morrels have been shipowners from father to son; and there was a Morrel who served in the same regiment with me when I was in garrison at Valence. "

"Pardieu, and that is true!" cried the owner, greatly delighted. "And that was Policar Morrel,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 泰斯走近说道,"现在船已抛锚,我 完全听候您的吩咐。您刚才叫我, 是 assumed the command without "ore III

唐格拉尔向后退了一步。

"我想问问您,为什么您在厄尔 巴岛耽搁了?"

"我也不清楚, 先生; 我是为 了完成勒克莱尔船长最后的一项嘱咐, 他在临终前,曾交给我一包东西,是给 贝特朗大元帅的。"

"您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he vessel was in as go 動"onditio

"不是说大元帅吗?"

day and a half was lost "?可译见"

草雷尔向周围张望了一下, 把唐 泰斯拉到一边。

皇上好吗?"他急忙问道。

"我看,不错。"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也进来

"您对他说话了?"

"事实上,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 生。"唐泰斯微笑着说道。

"那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问了问船上的情况,何时出 发回马赛, 是沿哪条航道来的, 装载些 什么货物。我猜想,倘若船是空舱,我 又是船主的话, 他的意思可能是要把 船买下来: 不过我对他说, 我只是一个 普通的大副, 海船属于莫雷尔父子公 司所有。'啊!啊!'他说道,'我熟悉 这家公司。莫雷尔家族世代相传,都是 当船主的: 那年我在瓦朗斯驻防时, 莫 雷尔家族有一个成员和我在同一个团 里队服役哩。"

"千真万确!"船主喜不自胜地 大声说道,"他是波利卡尔·莫雷尔,我

my uncle, who was afterwards a captain. Dantes, you must tell my uncle that the emperor remembered him, and you will see it will bring tears into the old soldier's eyes. Come, come," continued he, patting Edmond's shoulder kindly, "you did very right, Dantes, to follow Captain Leclere's instructions, and touch at Elba, although if it were known that you had conveyed a packet to the marshal, and had conversed with the emperor, it might bring you into trouble."

"How could that bring me into trouble, sir?" asked Dantes; "for I did not even know of what I was the bearer; and the emperor merely made such inquiries as he would of the first comer. But, pardon me, here ere the health officers and the customs inspectors coming alongside." And the young man went to the gangway. As he departed, Danglars approached, and said:

"Well, it appears that he has given you satisfactory reasons for his landing at Porto-Ferrajo?"

"Yes, most satisfactory, my dear Danglars."

"Well, so much the better," said the supercargo; "for it is not pleasant to think that a comrade has not done his duty."

"Dantes has done his,' replied the owner, "and that is not saying much. It was Captain Leclere who gave orders for this delay."

"Talking of Captain Leclere, has not Dantesgiven you a letter from him?"

"To me? —no —was there one?"

"I believe that, besides the packet, Captain Leclere confided a letter to his care."

"Of what packet are you speaking, Danglars?"

"Why, that which Dantes left at Porto-Ferra-jo."

"How do you know he had a packet to

的叔叔,后来也当了船长。唐泰斯,日后您对我的叔叔说,皇上还惦记着他时,您会看见他感动得淌眼泪的,这个老兵啊。好啦,好啦,"船主亲热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接着说道,"唐泰斯,您依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在厄尔巴岛逗留过,做得好啊;虽说如果有人知道您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还同皇上交谈过,您很有可能会受连累的。"

"先生,在哪方面连累我?"唐泰斯问道,"我甚至不知道我带的是什么东西,皇上向我提的问题,他如见了任何陌生人也会这么问的。哦,对不起,"唐泰斯转口说道,"卫生检查站和海关的人来了,我能走吗?""当然,当然,亲爱的唐泰斯。"年轻人离开了,当他走远之后,唐格拉尔又凑上前来。

"喔唷!"他说道,"似乎他 摆出了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在, 波托费拉约停泊啰?"

"极为充分,亲爱的唐格拉尔先 生。"

"哦,好极了,"那人又说道,"看到一个伙伴不能克尽职守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唐泰斯尽职了,"船主回答道, "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勒克莱尔船长命 令他耽搁的。"

"说起勒克莱尔船长,他没把船 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交给我?没有!怎么,他有一 封信吗?"

"我想,除了那包东西,勒克莱尔 船长还托咐他转交一封信。"

"您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唐格 拉尔?"

"就是唐泰斯去波托费拉约时留 下的那包东西。"

"您怎么知道他有一包东西留在

leave at Porto-Ferrajo?"

Danglars turned very red.

"I was passing close to the door of the cap tain's cabin, which was half open, and I saw him give the packet and letter to Dantes."

"He did not speak to me of it," replied the shipowner; "but if there be any letter he will give it to me.

Danglars reflected for a moment.

"Then, M. Morrel, I beg of you," said he, "not to say a word to Dantes on the subject. I may have been mistaken."

At this moment the young man returned; Dangtars withdrew.

"Well, my dear Dantes, are you now free?" inquired the owner.

"Yes, sir."

"You have not been long detained."

"No. I gave the custom-house officers a copy of our bill of lading; and as to the other papers, they sent a man off with the pilot, to whom I gave them."

"Then you have nothing more to do here?"
"No,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now."

"Then you can come and dine with me?"

"I really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M. Morrel. My first visit is due to my father, though I am not the less grateful for the honor you have done me."

"Right, Dantes, quite right. I always knew you were a good son."

"And," inquired Dames, with some hesitation, "do you know how my father is?"

"Well, I believe, my dear Edmond, though I have not seen him lately."

"Yes, he likes to keep himself shut up in his little room."

"That proves, at least, that he has wanted for nothing during your absence."

波托赞拉约?"wrefts saw only selogu ym

唐格拉尔脸刷地红了。

"那天我经过船长的房门口时, 门半开着,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和一 封信交给唐泰斯。"

"他一点也没提起过,"船长说, "不过假如他有这封信,他会转交给我 的。"

唐格拉尔思索了一会儿。

"这样的话,莫雷尔先生,"他说 道,"我请您千万别对唐泰斯提起这件 事,也许是我弄错了。"

此时,年轻人走了回来; 唐格拉尔走开去了。

"啊! 亲爱的唐泰斯, 您没事了?"船主问道。

"没事了,先生。"

"进港手续不复杂吧。"

"不复杂。我交给海关人员一份 货物清单,又把其他证件交给了货栈 派来的一个人,他是和领港员一起来 的。"

"那么您在这里的事情做完了?"

"没什么事了,一切都已就 绪。"他说道。

"您能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请原谅,莫雷尔先生,很抱歉, 我得先去看看父亲。不过,我有幸得到 您的邀请,仍然非常感激。"

"不错,唐泰斯,不错。我知道您 是一个好儿子。"

"嗯……"唐泰斯迟疑地问道, "您知道我的父亲身体好吗?"

"虽然我没见到他,不过我想是 好的,亲爱的爱德蒙。"

"是呀,他成天把自己关在他那 小小的房间里。"

anted "这至少说明您不在时他不缺什么。" And and word you work